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3

当繁星闪烁

When the Stars Shine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3

当繁星闪烁

When the Stars Shine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繁星闪烁 / 远人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9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ISBN 978-7-5360-8095-9

I. ①当… II. ①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35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 凯 张 旬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远人工作室 + 小虫

-
- | | |
|------|---|
| 书 名 | 当繁星闪烁
DANG FAN XING SHAN SHUO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
|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6.25 1 插页 |
| 字 数 | 200,000 字 |
|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2.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人文 自然 品质

主办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顾问 王晓华

主编 远 人

编委 陈 瑛 陈昌云 余巍巍 王 猛

当繁星闪烁

远 人

2013年秋天，我在新疆待了整整两个月。新疆给我的感受首先是辽阔，其次是干净。这里的干净不是说新疆城市比内陆城市有更好的环境建设，而是它本身的辽阔更易带给人内心洗涤。相较于南方，西北的天空总是格外高远。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我在喀纳斯夜宿那晚，无边无际的夜空里布满密密群星。我不记得多少年没看见过那样的星空了。在被废气与污染充斥的南方城市，几乎不可能再看见那样繁星闪烁的天空。但这样的天空的确存在。喀纳斯的星空似乎在告诉我们，不论生活如何被物质统治，总有一些干净的事物在等待我们去亲临目睹。

同样记得的是，那晚的星空不可避免地让我想到童年。童年时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那时的城市看得见这样的星空。不仅星空，那时城市的河流是干净的，井水是干净的，即使在白天，天空总是蓝色的，没有雾霾和工业造成的酸雨阴云。人在彼时，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被割裂与孤立。我在喀纳斯宾馆走廊外凝望着繁星之时，不禁诧异这样的星空是何时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

探求繁星从城市天空消失的缘由，其实并不艰难。工业时代的来临，也就是人类田园时代的结束。面对自然，人类在工业时代不再是与之亲近和融合，而是不计后果地盘剥与利用。今天的生态环境遭遇大面积破坏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大自然在田园时代的功能日益被人类社会的物质化和商品化所替代。人不再和大自然和谐共处，甚至，人几乎遗忘了一两个世纪之前，大自然带给人的是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庇护。

没必要否认，这一庇护的渐退源自人为，其后果将可怕地造成人在精神上的枯萎化和荒原化。前不久，为本书进行视觉设计的画家小虫女士在和我谈完本书设计事宜后聊到阅读，言及刚刚读完的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名著《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现代派小说相比，她更喜欢这样的古典名著，尤其这部小说。原因无他，小说故事精彩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能够在这样的小说中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那时达到一种平衡。我闻言心中一动。在多年前阅读这部小说时，我真还没有从生态角度来考量该著作的价值。她谈到的平衡，或许是这部小说在今天所凸显的意义。

此时此刻，我在书房撰写这篇序言，总忍不住抬头去看窗外的天空。夜太黑，没有一颗星辰闪动。我愈加怀念三年前在喀纳斯看到的那片繁星。或许，当我们能在每夜的天空中看到繁星，找到和面对的，不仅是一种美的感受，还是一种平衡的感受。在生活中得到平衡，在阅读和写作里得到平衡，应该是我们在今天的愿望。编辑本书，也是渴望给每一位读者提供一种精神向度，如同当繁星闪烁，大自然带给我们最高处的心灵平衡。

2016年8月26日夜

目录

Contents

序

001 / 当繁星闪烁

小说

003 / 聂作平 1982年的爱情

024 / 陈晓尧 薄雾缭绕

034 / 梦天岚 邵水河

非虚构

046 / 张曙光 一个人和他的城市（外二篇）

062 / 雷平阳 布朗山记

081 / 唐朝晖 云梦泽

翻译

102 /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杨振同 译） 最后的亲历者

艺术

132 / 马永波 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内心世界将是不完整的

153 / 远人 卡洛：肉体的伤痛与灵魂的怀抱

特稿

170 / 李佳怿 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光明

186 / 阿北 微尘

203 / 陈瑛 体味德国（外一篇）

218 / 刘英武 绿色的风（组诗）

文本与绎读

224 / 南南千雪 在尘世最干净的地方（组诗）

244 / 一行 雪的面孔与饥饿的证词

小说



1982年的爱情

◎ 聂作平

1982年的春天早得有些蹊跷。刚过新年，田垄边的桑树就跳出了嫩嫩的芽，像是一些亮晶晶的眼睛在探望。太阳一燥，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就从田野里漫过来，连我家的竹篱门也挡不住了。我坐在院坝里写作业，父亲和赵老师围着石桌喝酒。酒是劣质的老白干，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酒精味儿。

赵老师喝高了，舌头有些绊，像是谁用草绳在上面打了个死结。赵老师说，老张，我看这样吧，就让火生、火生跟我一起，转到公社小学去……父亲说，好倒好，可我没门路呢。赵老师一听父亲说没门路就笑了，他拍着瘦瘦的胸膛说，我这不是调过去了？我给刘校长说说，没问题。父亲说，那我先敬你一杯。两只杯子如同两个喝高了并肩上楼的酒鬼，迫不及待地碰到一起。父亲快活地喊：火生、火生，来给你赵老师敬酒。

火生就是我。我叫张火生。1982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是红卫大队小学五年级学生，再有几个个月，我就该考初中了。那时候的小学都是五



年，不像现在，白白多读一年。

我给赵老师敬酒，赵老师老大不客气地接过去，也不推辞，一口就干了。赵老师说，火生，后天你就跟我一起到公社小学读吧，那个鸡巴破大队小学读不出名堂的。我点点头。太阳底下，赵老师的脸红得像丁先生写春联的红纸。

赵老师本是红卫大队小学的老师，只是没教我，他和父亲是朋友，我们天天一起上学下学。听大人们说，赵老师的课教得很好，只是爱喝酒，喝醉了还爱打老婆，所以比他资历浅得多的人都当了校长主任，他还是大耳朵老百姓一个。有一回上学路上，喝醉了酒的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教训我，火生，你娃娃要是现在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穿不成皮鞋日不成×。穿皮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公社王书记下乡，脚上就蹬着一双油亮亮的皮鞋，像是不小心在上面涂了一碗猪油。至于日×，我隐约听大人们吵架时说过，只是那事离我有点遥远，好比北京一样。

1982年春天，张火生，也就是我，只有十二岁。我长得如同一棵风中的豆芽，赵老师则像一根雨中的晾衣竿。那天，豆芽就站在晾衣竿面前，恭敬地敬酒，直到晾衣竿像是被谁推了一把，轻飘飘地倒了下去。

除了数九寒天，农村的孩子一般不穿鞋，一是舍不得穿，一年母亲就给每个孩子做一双布鞋呢；二是不方便穿，乡村的田间小道，大多时候都有些水渍，加上时常都想下田摸鱼捉虾，远不如赤脚洒脱。

母亲给我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行李，就几册书和几个作业本，还有两支圆珠笔和一套换洗衣服。母亲把一双布鞋放进行李包时突然叹了口气说，人家城里的娃娃像你这么大，好多都穿皮鞋了，你还穿这种老土的布鞋。父亲说，牛屁股后面一棵草，他娃娃享受的日子在后头。我突然想起赵老师的教导，我就说，要是现在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穿不成皮鞋日不成×。父亲一愣，你娃娃说啥？你娃娃说啥？我说，赵老

师说的。父亲可笑地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

母亲没听见。她从床下拿出一只竹篮，竹篮里躺着十枚白生生的鸡蛋，白得像街上的女子。母亲说，火生，你拿到代销店换一双凉鞋吧。皮鞋咱们穿不起，凉鞋总得穿一双。我接过竹篮，飞快地往代销店跑。我隐约听到父亲不满地说，小孩子家家的穿什么凉鞋，还不如换点酒喝。

第二天，我和赵老师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通向公社小学的小路上。两旁的胡豆都开出了状如紫蝴蝶的细花，一朵接一朵，远处是漫山遍野的油菜地，油菜花黄得刺眼，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我脚上穿着用鸡蛋换来的凉鞋，背上背着行李，手里提着一只母鸡。母亲告诉赵老师，这只母鸡就送给公社小学的刘校长吧。母亲捉鸡时有些黯然神伤，我猜想这不仅因为这只母鸡在我们家已经有四五年了，更因为它的蛋还为我提供了一双硬硬的塑料凉鞋。塑料凉鞋有一股塑料味，冰凉而有刺。很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工厂车间时，我还会从机器的身上闻到这股类似的味儿。那个春天的下午，塑料凉鞋的怪味儿伴着油菜花的香味儿，它们就像两支纵横乡间的股匪，一路喧嚣着扑向公社小学。

公社小学有两排整齐的教室，还有一座小小的四合院，住着十多个老师。我和赵老师住学校分给他的那间小屋，小屋是由一间大屋夹出来的，相邻小屋的墙都没有封顶，晚上能听到从各个小屋里发出的声音：东边的床在吱吱地唱，西边的钟在嗒嗒地响。四合院中央有一株梨树，梨花开得正紧，一团团粉白的花朵在树上热烈地纠缠。无端地，我觉得那种情景就是赵老师说的日×。原来那是梨花也喜欢干的好事呀，也许真的很舒服。吃晚饭时，我端着碗坐在门槛上，痴痴地看着那株梨树。梨花们淌在黄昏的夕光里，像一个迷离的梦。

晚上，全校老师都聚在院坝里开会，一只两百瓦的灯泡挂在梨树上，把院坝照得如同白昼。刘校长原来是女的，五十来岁，额头上有一颗很大的疣子，扁平的鼻梁不堪重负地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像个冷漠



的科学家，而且是研究化学或者遗传学的科学家。我有些害怕，急忙转身进了小屋。不一会儿，我就趴在床上睡着了。

等我再次醒来，屋里早已熄了灯，从没封顶的隔墙上映过来隔壁微弱的光，夜已经很深了。我睡得有些糊涂，以为还是睡在家里的床上。尿意浓烈，我大声地喊，爹，把电筒打开，我要屙尿。但黑暗中没有爹的电筒的光柱，也没有爹的回答，只有一阵紧似一阵的鼾声。我着急地又喊，快点啊，爹，我要屙在床上了。

电灯突然亮了，刺得人睁不开眼，我这才恍然想起自己不是睡在家里，而是睡在离家十五里的公社小学。

公社小学毕竟是公社小学，比如除了语文数学，还开设了英语。再比如，大队小学的音乐课一般都由老师随便教大家唱两首歌，偶尔那位白胡子的老师喝高了，才用二胡给我们伴奏，可公社小学竟然有一间专门的教室用来上音乐课。音乐室的讲台一侧，高傲地耸着一台风琴，风琴奏出的乐曲被山风送到很远的地方，像是一些被打碎了的浪花，扑向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第一节音乐课，我早早地到音乐室占了个好位子，正对着那台高傲的风琴，我想在最近的距离里听听，它那美妙的声音到底是怎样发出来的。上课时，刘校长领着一个扎两条小辫子的姑娘进了教室。刘校长说，同学们，这是新来的陈老师，刚从师范分到我们学校，今后就由她教你们的音乐课。大家欢迎。

同学们的掌声很热烈，陈老师的面有些红。她说，我叫陈小英，今年十七岁，希望同学们把我当你们的姐姐吧。同学们都笑了，刘校长皱着眉说，安静，大家安静。陈老师，你上课吧。

陈老师坐到风琴前，随手奏出几个音符。我离她不到一米，能清晰地看到她鼻翼两侧的青春痘，我们那地方管这东西叫骚疮。另一个发现就

是，她笑起来时，脸颊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如果它们也能用来盛酒，那肯定是天底下最好看的酒杯了，赵老师肯定就更喜欢喝酒了。我想。

我得承认，我好色的天性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这堂音乐课。不知为什么，我老想在陈老师面前表现自己。而且，这机会居然来了。陈老师问我们，有谁愿意独唱一首歌吗？全班没人吭声，我突然站了起来，连自己都有些惊讶。我说，我愿意。陈老师很高兴，她问，唱哪首？我想了想说，唱《大海啊，故乡》。

陈老师弹起风琴，我就和着那琴声大声地唱了起来：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下课了，同学们一哄而散。陈老师收拾着课本，我也起身往门外走去，这时她叫住了我。陈老师问：你叫张火生？我说是。陈老师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课代表？我兴奋地点头，生怕她一不小心要反悔。陈老师说，那从现在起你就是你们班的音乐课代表了。

陈老师的脸上忽然又浮出了酒窝，她轻轻地问，昨天晚上是你在喊要尿床吗？我一愣，你……怎么知道？

陈老师还是轻轻地，我就住你们隔壁。

我惊奇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发现公社王书记竟然也住在学校，而且，他是刘校长的男人。再而且，他们有一个傻儿子。王书记的傻儿子二十来岁，叫王卫东，据说他并不是天天都傻，不犯病时和正常人也差不多，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种病叫间歇性精神病。

晚饭后，我拿着木桶到食堂打热水，王卫东正在食堂前的水槽里打



理一只鸡，晚风吹来，鸡毛飞得到处都是，连几米开外院子中央的那株梨树上也像降落伞一样七零八落。王卫东清洗得起劲，刘校长几步赶过来，她怒气冲冲地指着王卫东的脑袋：谁叫你杀鸡的？我不是给你说过这是只下蛋的母鸡吗？你这个败家子！王卫东笑嘻嘻地说，我想吃凉拌鸡。刘校长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败家子，你要杀也该杀那只公鸡嘛。王卫东还是笑嘻嘻的，我就喜欢母的，母的好，母的漂亮。刘校长跺了一脚，走了。

我抬眼望了望王卫东手中的鸡，觉得十分面熟，原来就是我母亲让赵老师送给刘校长的那只德高望重的老母鸡。

晚上，小小的四合院里挤满了老母鸡的香味儿。赵老师半躺在床上看一本厚厚的线装书，是《红楼梦》。赵老师忽然放下手中的书，叹了口气：可惜了那点好东西哟。狗日的又不喝酒，纯粹是浪费嘛。赵老师话音刚落，陈老师清脆的笑声就从隔墙上方空降下来，她说：赵老师，那你看要喝多少酒才不可惜呢？赵老师一本正经地说：小陈老师，你让我算一下，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至少得九两老白干吧？我伤感地吸了吸鼻子，心想，反正是我们家的老母鸡，不吸白不吸。

公社小学位于一座凸起的小山坡上，山下，一条清澈的小河呈U形把学校紧紧抱住。那个春天，小学围墙外全是油菜花，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在低矮的丘陵上一直铺向无边无际的远方。金黄的油菜花中偶尔有两三棵桃树或梨树，桃花绯红，梨花粉白，更多的是大面积的金黄，像是画家的调色盘里调出来的，都金黄得有些不真实了。我们的学校，就是浮在金黄色花海中的一座孤岛。1982年，有一些故事注定要慢慢地发生，它像一列启动的火车，注定要风雨无阻地驶向远方。

学校的生活其实很单调，那时候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还没有电视，电影也要几个月才有放映队前来巡映。下午放学后，空荡荡的校园里只